



# 心的简史

HEART: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Heart-Filled Life

盖尔·戈德温 (Gail Godwin) 著 彭亦农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心的简史

HEART: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Heart-Filled Life

盖尔·戈德温 (Gail Godwin) 著 彭亦农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心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它不仅是跳动在人类胸腔的维持生命的器官，而且是培育人类所有信念、希望和爱的地方。

这是一本讲述人类从古至今对心的所有理解和想象的图书。书中，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的作家盖尔，将人文历史与私人经验结合在一起，对心在政治、宗教、历史、文学、诗歌、哲学、心理学和医学上的意义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这是一趟跨越人类文明的奇异旅行，从第一个瓦伦丁，到第一个听诊器，从古埃及到菩萨，从黑暗之心到倾心恳谈，戈德温将那些充满痛苦与希望的故事娓娓道来，绘就了一部心的多彩历史。

### 《华盛顿邮报》

“一部迷人的作品……作者把我们带到她讲述的故事背后，领略了她精神和心灵的历程……她的小说迷会喜欢这本书。”

### 《纽约时报书评》

“值得赞赏……〔戈德温〕用坦率与勇气解开了自己的心结。”

### 《美联社》

“我们只想读到更多……与众不同的智慧与非同寻常的简单。”

### 《达拉斯晨报》

“内容丰富，情感充沛，还有幽默……”

### 《书单》

“这是一次丰盛、优美、令人难忘的阅读大餐，它与安德鲁·杜伯斯、托马斯·林奇的心灵分析作品如出一辙。”

### 《新奥尔良平民时报》

“戈德温这一次选择心作为写作主题……这是本非常好的图书，它指出了心应在的正确位置。”

### 《罗得岱堡太阳哨兵报》

“对心的意义的个人探索……〔戈德温〕远胜他人。”

### 《图书馆杂志》

“一本沉思日记，记录心的意义与隐喻。”

### 《ELLE》

“博学的……戈德温，写作中涉及了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文化角度的与心相关的宗教和文学资料。”

### 《亚特兰大宪法报》

“戈德温用朴素的叙述将历史考察与个人经历结合为一体，非常吸引人。”

### 《普罗维登斯杂志》

“亲切愉悦……人人都能从中受益。”

### 《洛杉矶时报》

“有趣、愉悦的阅读体验。”

ISBN 978-7-5404-4337-5



9 787540 443375 >

定价：29.00元

# 心的简史

HEART: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Heart-Filled Life

盖氏·戈德温(Gail Godwin) 著  
彭亦农 译  
湖南文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的简史 / (美)戈德温(Godwin,G.)著；彭亦农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4

书名原文：Heart: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Heart – Filled Life  
ISBN 978 - 7 - 5404 - 4337 - 5

I . 心… II . ①戈… ②彭… III . 心理学史—世界 IV . B84 - 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8224 号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HEART: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Heart – Filled Life by Gail Godwin

Copyright © 2001 by Gail Godwi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ohn Hawkins & Associate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心的简史**

作 者：[美]盖尔·戈德温

译 者：彭亦农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 任 编 辑：徐小芳

责 任 校 对：向朝晖

封 面 设 计：宋归湘

内 文 版 式：小 埃

内 文 排 版：杨进宝 刘晓霞

出 版 发 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410014)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10,000

书 号：ISBN 978 - 7 - 5404 - 4337 - 5

定 价：29.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0731 - 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心有语言……

风琴般的心弦，只为先知先觉、安详聆听的高贵生命而吟唱。心听到的，是贯穿于我们整个生命的伟大和荣耀，以及我们虽未刻意安排但必须亲身经历的痛苦与磨难。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人及其象征》

## 目 录

序言：生命的脉搏 9

### 第一部分 心从远古走来

I 猛犸的心 23

II 心之形状 24

III 苏美尔人 25

IV 古埃及人 29

《亡灵书》/一颗古代男童的心

V 希伯来人 33

《圣经》/亚伯拉罕

VI 古印度人 40

《奥义书》/宗教之心和浪漫之心：印度人 / 神秘的脉轮

VII 释迦牟尼 49

VIII 中国人 53

孔子之“仁” / 老子与《道德经》 / 中医与心

IX 日本人 57

神道教 / 俳句

X 古希腊人 61

扎格列欧斯的永生之心 / 心与脑的分离：哲学之父 / 苏格拉底

XI 拿撒勒的耶稣 66

XII 穆罕默德：伊斯兰先知 70

XIII 圣·奥古斯丁：自述之心	74
XIV 浪漫之心：从宫廷爱情到瓦伦丁式情人	77
游吟诗人 / 骑士之爱 / 爱洛伊丝之心 / 瓦伦丁与情人节	
XV 17世纪心与脑的分离	87
威廉·哈维的解剖演示 / 第一个听诊器 / 保存在酒精里的圣·特蕾莎的心脏 / 传播耶稣圣心的修女 / 完美的布莱斯·帕斯卡尔	
XVI 艰难时世心在何方？	98
工业革命至今 / 小结	
XVII 心在当下还有意义吗？	106
心的写作 / 心的服务	
 第二部分 生活和艺术领域中“心”的主题	
I 破碎之心	112
生命的终结：我兄弟的故事 / 用艺术报复：乔治·萧伯纳《伤心之家》与伊丽莎白·鲍恩《心之死》 / C. S. 刘易斯的心碎体验	
II 缺失之心 / 冷酷	133
厄洛斯病患者：《一个贵妇的画像》中的吉尔伯特·奥斯蒙德 / 我也是那样的人吗？ / 缺失之心的窟窿	
III 黑暗之心	146
它是什么？它又在哪里？ / 黑暗之心的见证者和考察者 / 伊楠娜下冥府 / 伊楠娜、马尔罗和库尔茨 / “我的黑暗之心”：个人故事	
IV 改变之心与转换之心	168
突然的、猛烈的、戏剧性的、彻底的改变 / 乡村医生的“语源学” / 爱的突变 / 心灵的作品：朝圣者之心（里尔克，叶芝，赫伯特）	
V 热爱中的心	178

情圣莎士比亚 / 恩爱缠绵的老夫妻 / 阿维拉的特蕾莎 / 爱的名单  
补遗：爱已

第三部分 心的归宿

I 希瑟的聚会	200
II 心的认识	204
III 耶稣会士科学家和他的“融合的心”：皮埃尔·提亚尔·德日进	206
心长出了一层新皮 / 万物之心	
IV 全能的心：保罗·克利	211
心的画卷	
后记	217

## 序言：生命的脉搏

生命的脉搏，在生命过程中激荡和传承。时间的意义，不是钟表指针走过的无休止的分分秒秒，也不是日历上年月日的标记，而是人类从怀孕到出生的妊娠过程，是心脏的舒张与收缩，是每一次连续的呼吸，是伴随着日月升腾与沉落的潮涌潮退，是四季的纷至转换。这些才是时间的真正意义，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寓所，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家园。如果我们失去了对此的感知，我们便疏远了我们自己。我想不出有比花园更好的地方使我们能够克服这种疏远。

——艾伦·莱西，《迷人的花园：感觉，意志和精神的花园》

我通常在家里工作。每天开工之前，如果天气允许，我都要和安布鲁斯散一会步。安布鲁斯是一只暹罗猫，我开始写作此书的这年它12岁。两年前，安布鲁斯有了个胞弟菲力克斯。它俩形影不离，总是偎依在一起，互相整理皮毛，或是打打闹闹。我不知道这兄弟俩是否心有灵犀，不过自从他们的妈妈怀上菲力克斯，他们就一直在一起。

由于患心肌病，菲力克斯健康恶化并最终死亡。这是一种获得性心肌疾病，猫在任何年龄都有可能患上。它的离去使我们全家在那年春天都十分悲伤。从那以后，我们组成了一个三口之家：成员甲，作曲家，大部分时间呆在楼下东北角的书房；成员乙，作家，多数时间呆在楼上西南角的书房；成员丙，猫，无处不在，从天窗下的三层文件柜（它的瞭望台）到池塘边的密草丛，都有其踪影。

今年7月的一个早晨，大约8点半的时候，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我匆匆忙忙穿上橡胶拖鞋准备散步，安布鲁斯走过来喵喵叫。我们一起出了门，沿着房子的东北边巡视。两只蜗牛慢腾腾地在一块湿漉漉的硬黏土旁边爬行。不过，在旁边的角落里，另一块湿黏土上的情景可不那么赏眼：一只小老鼠被撕碎了。毫无疑问，这

是安布鲁斯头天晚上的杰作，也算我们此行的收获。我和安布鲁斯驻足观看，蚂蚁和苍蝇已开始在死老鼠身上“工作”，这使我们肃然起敬。

过了一会我们又来到了石墙跟前，一只金花鼠看到我们走近，便跳到了墙缝里，又跑过熏衣草、长春花和雏菊花丛，钻进高大茂密的蒿草林。如果运气足够好，我们有时能在夏天的早上在蒿草林里瞥见乌梢蛇。6月初的一天，我们看到有条蛇蜷曲着身体爬过了蒿草密林中的一块岩石，当时安布鲁斯正在我的臂弯里扭动。当天下午，我在工作之余又出去走了走。我惊呆了，蛇还在原来的位置一动不动。可是当我走近一瞧，我意识到这已经是那条蛇的魂灵，它仍然蜷缩在蒿草林中那块岩石上。我的助手玛丽恰好在这时赶到，她拨开那些芬芳柔软的灰绿色树叶，以便我能把蛇的整张皮取下来，这蛇皮连蛇头蛇尾的轮廓都仍然是完整的。它是如何从去年最后一张皮里蜕出来的呢，竟然一点也没有弄破嘴巴部位的蛇皮形状？

“小鸟一定喜欢用这个做巢！”玛丽说道。这张蛇皮有30英尺长，很轻很脆，就像一块松软的面饼。我们先把蛇皮抬进书房，给罗伯特看了一下，然后又抬到外面，在一个鸟窝旁的月桂树丛中把它摊开——不过次日早晨，它就不见了。

园子里十分幽静。散步快结束的时候，安布鲁斯和我在菲力克斯的墓碑旁稍作停留，墓碑是平放着的，很像一尊拉丁式的雕刻，上面用大写字母刻着菲力克斯的名字。我走近这处纪念之地，打扫了一下墓地。雕刻这块墓碑的是个年轻女人，那时她正在为一座修道院的某个修士雕刻石碑，那个修道院横跨西区公园的一条河。她说自1904年以来，那座修道院用的石头都是大理石。当其他那些下了墓碑订单的修道院中途被变卖的时候，已经安葬的修士遗体都被重新取出，转葬到西区公园。于是，她得重新制作石碑，因为原有的大理石石碑被磕破了。所有石碑的刻法都一样：上方是IHS，耶稣名字的前三个字母（耶稣在希腊文中写做“IHSUS”）；中间是修士的名字，下方是其出生、入教和死亡的日期。

所有的石碑都是手工制作。“不过做了头50块之后，就容易些了。”她说。

前年春天，我在一篇评论中写道：

亲爱的菲力克斯，你走了。可是我知道你值得敬重的是什么。这些优秀品德将在其他人身上传承，而你，一只猫，曾经帮助我去认识这些品德。无论是一堵你正在上面跳跃的石墙，还是一张你正在轻轻相贴的人脸，你都把心里的柔情献给对方。甚至你的声音也充满

了关切，尾音画着探询的问号。你开朗，亲切，全没有封闭、索取和自负。

这就是心的品质。

安布鲁斯坐到了墓碑上面，舒展着身体，把“菲力克斯”几个字全盖住了。它用猫特有的优美姿态在它兄弟的坟茔上蟠爬着。我还捡了些白色和紫色的紫罗兰装饰书房，幸好这些花儿没被小鹿踩踏。

直到前年夏天，我才开始采摘花朵来装点书房，那是因为某个住在城里的女士曾送我一只蓝白相间的葡萄牙花瓶作为生日礼物。这只方形的小瓷花瓶购自现代艺术博物馆，花瓶顶部中间有一个直径 0.75 英寸的圆口，两边又各有 11 个略小一点的圆孔。她送给我的时候，花瓶里插满了采自她花园里的三色紫罗兰，于是，我此后继续往里面插紫罗兰，到了 7 月上旬，就换作开花的旱金莲了。

前年夏天，正是我写作一部作品的第三年，我文思枯竭，十分厌恶自己。这篇小说从一开始就让我力不从心。可是，我又特别喜欢它，天天和它耗着，就像一个母亲呵护和养育着一个顽皮又可爱的小淘气包。我从没动过放弃这篇小说的念头，不过我还是梦想着它早一天离开这所房子。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在周围人们迷惑不解的目光中，我唉声叹气地拒绝了各类享乐：“我会的，我乐意——先等我写完这部小说。”时光飞逝，我终于不用说这种叹息的话了。当我体会到“完成”这个词的含意的时候，周围的人们已经在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后来，李·梅耶送了我这只迷人的小花瓶，我每天早上都可以抽空出去溜达一会儿，采摘一些鲜花，把花瓶的 23 个孔都塞满，然后抱上楼放到我书房的窗台上。然后，我跪在那块斯堪的纳维亚式跪垫上，先长吁一口气，做一个祈主赐我以耐心的祷告，再坐到电脑旁边开始工作。

从那以后，为花瓶插花就成了我早间进行曲的一部分。即使在深冬，我也要采集一些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如一小枝雪松铁杉、红色的浆果以及荆棘等，再把它们插入瓶中的清水里，我把这些作为馈赠给自己的礼物。眼下又到了三色紫罗兰和旱金莲开花的时节，每年，当我采摘到第一束旱金莲花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我的文学代理商约翰·霍金斯讲的一个故事。

他的母亲，霍金斯夫人，每年都要在温室种植一些旱金莲，这种植物整个冬

天都可以生长，由浅黄变成橙色，再变成金黄色，爬满温室的棚架。某个寒冷的冬夜，她和丈夫开车去参加一个室内音乐会的彩排。他们出发很早，所以决定绕道，先去河的下游参观一座新建筑。突然，在车灯的照射下，他们依稀看见前方有一个老太太在河边蹒跚而行。天太冷了，夫妇俩把车停下，请老太太搭个便车。老人同意了。送老太太到家时，霍金斯夫人把一只插着旱金莲的小花瓶送给了老人，这只花瓶她本来是打算在排演时“碰上谁就给谁”的。

几个星期之后，霍金斯夫妇收到了老太太的一封短信，信中说她整个冬天情绪都很低落，那天晚上在河边徘徊，是准备自溺。可是，当他们夫妇俩突然在她身边停下，请她搭车，并在寒冷的冬夜送她那些只在夏天才有的绚丽鲜花时，她认为自己接到了上帝的旨意：继续活下去。

就这样，一束旱金莲拯救了一个妇人的生命。但这奇迹的发生需要在某些人的心里奏响生命的脉搏。玛丽莲·霍金斯需要明白冬天养殖旱金莲的价值，才能将旱金莲“碰上谁就给谁”，才能用美丽的花朵唤起对方夏天的感受；她和丈夫需要有足够的好奇心，才能以便在发现动静的时候来看个仔细；同时，他们需要不假思索地改变原来的两点直通线路，才能在一个冬天的夜晚送一位老妇人回家。心的活动就是这样，常常由“两点一线的计划”转变为峰回路转的即兴之作。

罗伯特告诉我，意大利语里有一个其他语言里所没有的音乐标记术语——tempo giusto，即“恰如其分的节奏”。它意味着一种稳定、正常的节拍，节拍器表示的次数为每分钟66~76次，这也是人的心脏的正常心率。

玛丽和我决定用罗伯特新买的手持式石英节拍器做一次精确的测试。她先测了我的脉搏：72次。清晰有力，是“恰如其分的节奏”范围内较快的，接近行板的节奏。玛丽的脉搏不好找，于是她牵引着我的手指在她脖子上摸到了一处脉搏，我们对照着罗伯特的节拍器上的秒针和闪烁的红灯计算着她的心率。玛丽每天早上都要步行5英里，然后在泳池游泳，再回家在自家花园里搬石头，一直干到该动身到我家来帮忙的时候。所以她的心率是“恰如其分的节奏”范围内较慢的，甚至低于柔板：她的心率只有64次。

多数情况下，我下午3点左右就停止工作。我把当天写作的内容保存在硬盘

和软盘上，从跪垫上站起，吹灭摆放在祷告神像前的蜡烛，把咖啡杯和果汁杯收拾停当，由书房走下14级台阶到客厅，从房子的另一边爬上14级台阶到卧室。如果安布鲁斯在身边，它会抢在我前面一下子跳上第二级台阶，然后一直把我拱到床边。我舒展着身体躺下，把白色的鸭绒被拉到下颏。安布鲁斯爬到我胸前的被窝上，和我头挨着头，小心地挪动着，直到我完全躺好。稍顷，它忽地来一个翻身，调整好姿势，背对着我，以便让它毛绒绒的脊背贴着我的下巴，心窝贴紧我的心窝。安布鲁斯的心率比人的快得多，是我的两倍，我常常在它趴在我身上的时候试着去感觉它的心跳。但这只猫儿的块头有9.6磅，它压在我身上，我更清晰感觉到的反而是自己平稳有力的脉搏。

菲力克斯去世以后，我们请宠物医生再给安布鲁斯找个伴，他却说：“噢，这可不好说。”他告诉我们，他的灵魂伴侣是只从菲律宾带回来的暹罗猫。“我曾担心它会很孤独，所以给它找了只小猫，但这是个错误。它开始变得古怪，有小猫在的时候，它就不理我。它已经和小猫成了朋友，我们再也没有以前那么亲密了。”

在失去同伴后的几个星期里，安布鲁斯常常走到外面，四肢插进砾石里，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我们都说是哀悼同伴。现在，安布鲁斯仍然时常这么做，但是时间早已将孑然一身的它与从前的两人世界分离，它的叫声不再那么投入：它就像在履行一个宗教仪式，但是举行这个仪式的理由它已经忘了。

此刻，安布鲁斯和我心挨心地躺着。我不知道我是否让它忆起了自己的母亲，或者我人类的心脏跳动得太慢了。过了这么久，今天这个日子才有点儿天堂的感觉了：没有车辆或其他器具的抛锚或故障，不需要请修理工，没有人要占用我们一天中的时间；也没有电动剪草机、风机、大型除草机或真空吸尘器害得我们的猫房客东奔西跑，甚至躲到文件柜——它的三层沙发的遮布下面；没有任何人打电话或发传真来催促我们的作曲家或作家用联邦快递给他们寄东西，而且要求次日中午就要寄到。

玛丽正在三楼整理文稿，摆成一撂一撂的并作好标识：“可以交付”，“稍后交付”，“最好再看看这里”，“此处还需斟酌”，等等。玛丽是个快乐的人，她的女儿凯茜刚从曼哈顿给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妈妈她今天中了奖。直到当天夜里，玛丽才明白，原来凯茜下班回来发现她的公寓房被盗了。

今天诞生的第一只日本甲壳虫要到明天才会出现，飞到某片树叶上。

是的，这片刻的歇息是神圣的，它从容不迫的节奏将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在以后纷繁的日子里，这一节奏还会再次出现。

这就是“恰如其分的节奏”，通向心之彼岸的福音。

一天早上，我蜷缩在扶手椅里，膝盖上放一本便笺本，随手记录一些想法和念头。那本让我绞尽脑汁的小说终于即将出版，造势的巡回书展还要等几个月，于是我又开始匆匆忙忙为下一部可能的小说酝酿情绪。我刚刚把康纳德的两部中篇小说《黑暗之心》和《秘密的分享者》又重读了一遍，这两部姊妹篇使我突发奇想，我幻想某个女人开始了一次黑暗之心的旅途，在这次旅途中她必须面对自己的影子。这很像现代版的苏美尔女神、女王伊楠娜的故事，她把她的心交给冥界，然后到冥界去看望她的姐姐、冥界女王埃蕾什基伽儿。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我的代理商约翰打来的：“有人有个美妙而古怪的想法，可能不适合您。不过我答应由您来写。”

约翰是个年轻的编辑，那天早晨，他在健身房里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他认为我应该写的书的题材。

“一本关于心的书，”他说，“不是医学著作，而是古往今来人们对神话、艺术和民间文化中的人类心灵的感悟，而这感悟又能使我们明白古代和当代的人类状况。这是一本知识性的书，但不是学术式的，它偏重于用叙事的方式来表现丰富的、有作家个人情感的、令人感到亲切的内容。”

“是个好题材。”我回答他，“我很愿意读这么一本书，但我不想自己写。”

“不，我不这么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题材啊，不是吗？”

于是我一口气给他报了一连串我认为可以写这本书的作家的姓名，约翰一一记了下来。

“它应该涉猎世界历史、宗教、心理学以及各类艺术，但不能变成一种冗长乏味的大杂烩。”我对他说，“不管谁来写，都得旁征博引，高度浓缩，并重点叙述那些生动的、具有人文气息的内容。”

“我同意您的看法。”约翰答道。

“书中还应该穿插些人物轶事，不能弄成资料汇编、选集之类的东西。”

“英雄所见略同。”约翰回答我。

“不论谁写，他都应该发乎内心。”

“我完全赞同您的意见。”

我接着说：“也不能是概述式或游记式的文字，而更应该像作者与读者一起边喝茶、饮料，边聊起书籍、情人、神秘主义者、飞禽走兽、七彩花园等话题——以及所有关于‘心’的神奇故事。当然还得有一些医学方面的故事。有关心病学的内容里，既要包括夜间心动过速，也要有诸如告密之心、明智之心、病态之心、破碎之心……还有黑暗之心，当你打电话来我说‘约翰，我不想写那本书’的时候，我正想起有关黑暗之心的事。当时我正在为新书做笔记，你的电话就来了。”

“恭喜您！可以谈谈您的新书吗？”

“还没到时候呢。”

“那好，我请您回头再考虑一下这个题材。我曾承诺过由您来写。”

“什么时候给编辑回音？”

“噢，我想他会愿意等几天。”

“给我三天时间，”我告诉他，“至少，得等到明天。另外，请暂时不要把这个题材交给其他人。”

带着这个新题材，当晚我毫无睡意，把自家的藏书室折腾了大半个晚上。那些书的作者们仿佛在和我说话，有的喋喋不休，有的妙语连珠，有的能言善辩，有的像在自言自语。我手忙脚乱地开灯关灯，把这些声音一一听写下来。

叶芝承认：“我的梯子没了，我只得在原来开始架梯子的地方一躺了之，尽管这里臭气熏天，积聚着心灵中最肮脏的东西。”

圣·佛朗西斯祈祷说：“请赐我一颗改邪归正的、不设防的心吧。”

赞美诗的作者说：“每一个晚上，我的心都在引导着我。”

托尼吟唱道：“我把心留在了圣弗兰西斯科。”

50个音节的《悼歌》中，前10个在悲叹：“〔您的〕嘴唇那么近，可心在哪里？”

耶稣说：“主佑贞心。”

克尔凯郭尔诠释说：“心灵的纯净就是执着地期盼某一件事。”古埃及的法老总是使自己的心更加坚强。

摩西斥责那些老是怨天尤人的希伯来人：“给你们的心灵来一次割礼吧。”

索尔·贝娄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感叹：“他给自己的心套了个安全套。”

索尔·贝娄说：“他主要死于伤心，而不是放射性辐射。”

梅尔夫人对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说：“我希望你不要如此心狠手辣。”

奥古斯丁轻轻地告诉上帝：“我的心，就是我们可以分享的卧室。”

伊楠娜对冥界之王说：“我们的心永不得安宁，直到这些心灵与您同在。”她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冥界，然后到那里去看望她的姐姐埃蕾什基伽儿。

李尔王说：“不，我不会哭泣。”他被女儿里根连夜赶出了家门。“我有千万种哭泣的理由，但在我哭泣之前，我定已伤心欲绝……就让我破碎的心来拷问里根，看看她的心究竟是何物铸成。”“父王，女儿也痛心疾首，”小女儿考狄丽亚绝望地说，“女儿已六神无主，没了方寸。”

里尔克声称：“已经找着了。”——他在全力以赴创作一首新诗，“我已让心捕获到你内心的想象。”

在《铁皮人》的故事里有这么一些句子：

铁皮人伍德曼问多萝茜：

“你认为欧兹会给我一颗心吗？啊，他可是正合我的心意！”

“他在路上和我们聊天时，我们不是高兴得心花怒放吗？”

“她把这些宝物都收起来了，心里在暗暗盘算。”

“打碎它，把心打碎；求求你了，打碎它吧！”

我对自己的心说：心啊，睡觉吧！求求你，睡觉吧！于是，我把灯关了。

城市之心，乡村之心，痛苦之心，我心在高原，我心如铁石，他心胸狭窄，不，他心胸宽广，她的心是一个孤独的猎人，我发自心底，在内心深处，我改变了心思，我尽心尽力，你心满意足，伤心欲绝，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心直口快，心口如一，我心有所属，树立信心，不要往心里去，不要灰心丧气，全心全意地进行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你心怀鬼胎。你也许下定决心，也许还心存疑虑，心灵的教育，心灵的死亡，心的轮回，心的祈祷，